

愛 恨 情 仇 金 玉 盟

戲 說 毛 澤 東 之 五

● 劉 昌 博 (自由作家、中外雜誌社特約撰述委員)

湘 女 多 情 抱 負 遠 大

接吻，是戀愛生活上的一首詩；因為，吻是靈魂與靈魂相遇在情人的嘴唇上，也是愛情契約上的烙印。

楊開慧把她的初吻獻給了毛澤東，以後就死心塌地愛上了他，做到了「湘女多情」的極致。

至於，毛澤東雖是初次吻楊開慧；但，這不是他的「初吻」，因為他早在十三年前即將他的初吻給了韶山沖的村姑——曹秀娃。

毛澤東在以後的歲月中，曾經吻過屈指難計各類型的女人；而純情深情的楊開慧的生命中只接受了一個男人——毛澤東的吻。她的一吻定情，堅貞不渝地追隨他，犧牲了一切，包括了她的生命。

他倆在北京的北海公園假山石凳子上初吻後，毛澤東摟抱住楊開慧親切地問道：「慧妹！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，妳反對我做皇帝，只是爲了妳不稀罕做皇后娘娘麼！哪

麼！妳要我做什麼呢？」

「我呀！希望你做中國的華盛頓，當中國的林肯」楊開慧認真地說：「華盛頓是美國的國父，獨立建國的首任大總統；林肯是美國第十六任總統，解放黑奴的英雄。他們雖貴爲總統，仍然尊重女權，恪守一夫一妻制原則；尤其是林肯更爲難得，家有悍妻，從不感情走私。咱們中國的政要最糟糕，剛爬上台，什麼正經事不幹，首先搞起「金屋藏嬌」來；你看袁世凱才當總統沒幾天，大小老婆討了九個之多。」

「慧妹！妳要我當中國的林肯」毛澤東故意挑別地說：「可是，咱們中國沒有黑奴呀！」

「東哥！虧你還讀了那麼多的書，自命是進步的新知識份子，曾到湖南各地農村實地考察；難道就忘了那些遭地主剝削的成萬上億的貧苦農民？他們的處境遠比美國的黑奴還不如；我希望你將來成爲解放中國農民運動的領袖，解放中國「農奴」的大英雄，使他們脫離被壓迫，被剝削的水深火熱處境

！」

毛澤東聽罷楊開慧的一席話，心中肅然起敬；雖然，她才十七歲，但見解不凡，抱負遠大，志節高雅，不僅是大家閨秀，名門淑媛，簡直是書香才女兼俠女嘛！

這時，毛澤東心中暗想：剛才和她初吻時，在他的感覺上和村姑曹秀娃的初吻，同樣是甜蜜、幽香、神蕩、魂銷、熱烈的；可是，她二人的氣質大不相同。從此，他對楊開慧由愛生敬，刮目相看。

初 吻 訂 情 終 生 不 渝

遙憶，他以前跟曹秀娃在山野的幽會，是一種赤裸裸的動物般的衝動發洩，每次相遇總是匆忙地脫解衣衫，進行原始而粗獷的欲情之愛。而今，他面對楊開慧則不敢褻瀆她，是一種「發乎情止乎禮」的純情之愛，靈性勝過肉慾。

初涉愛河的少女總是十分珍惜初戀的熱吻；她對毛澤東的感情則是「由敬生愛」，似乎更多的是敬仰、是傾慕；但這種敬愛交

織的情感，又是熱烈的、真誠的及純潔的。

她有寫日記的習慣，曾仔細地記下這次初吻的少女情懷，她寫道：「……他的力氣真大，初先緊緊地摟住我，突然他熱烘烘的嘴唇，冷不防地將我吻住，竟使我沒有一點抵抗的能力，簡直是喪失了抵抗力。當時，我不但羞澀得心跳如小鹿般的亂撞，他的嘴唇像有電流，我被刺激得全身軟綿綿。我恍惚感覺一陣陣既快美又甜熱的電流通過神經末梢，我恐懼的心理已變成了驚喜。我不再掙扎，我相反的也摟住他的頸項；因為，我似乎感到自己也需要他熱情的慰藉……。」

至於，楊開慧對於初戀的情懷，則比毛澤東認真得多，可用刻骨銘心來形容，她在日記中寫道：「……不料有這樣的幸運，初冬的北海之遊，使我得到了一個答案，我是十分愛他。自從聽到他的許多事，看見了他許多文章日記，我就對他由敬生愛，愛上了他；不過我沒有希望過會同他結婚……。」

「一直到他有許多信給我，且以行動表示了他的愛意——熱情地吻了我之前，我還不敢相信我有這樣的幸運。」

「自從他吻了我之後，我完全了解了她對我的真情，從此我有了一個新意識，我覺得我為母親而生之外，是為他而生的。我想像著，假如有一天他死去了，我的母親也不在人間，我一定要跟他去死；假如他被人捉去殺了，我一定要同他去共這個命運……。」

在楊開慧來說，她在日記中似乎冥冥之中透露出了預感，有些不祥之兆。她為了這份愛，事後證明毛澤東每次都是大難不死，而她卻先被捉去槍斃了。她日記中的預感，不啻「一語成讖」。

自感形穢自卑拘謹

毛澤東對楊開慧的印象是怎樣的？他曾在日記中寫道：「……她有高廣明淨的前額，正直圓潤的鼻樑和兩片嬌小堅定的嘴唇，嵌配在她端莊的鴨蛋形臉譜上，正顯示出她身分的高貴和無言的驕傲。」

「似乎她的內在美勝過她的外在美；因為，她在這苦難的大時代裡，小小的年紀，不但有豐富的新知識，還有獨特的見解，以及挽救民族與國家存在的責任感，匹夫固然有責，匹婦也同樣的有責。」

「她是我國現代的花木蘭，法國的聖女貞德；我面對她時，自感形穢，彷彿善男看到拯救海難溺人於波濤之上的媽祖，又恍如信徒瞥見貞靜美慧的聖母瑪利亞，敬慕之心遮蓋欲愛之情，哪敢存有非非之想？……」

總之，毛澤東與楊開慧的感情，初先是兄妹之情，進入男女之愛；毛澤東的農家子弟出身，愛上書香門第的千金小姐，心中常有一些自卑感。

故此，他倆單獨相處，他有許多顧忌和拘謹；不像他對初戀情人——曹秀娃哪麼的

大膽和瘋狂。

秀外慧中人如其名

楊開慧人如其名，秀外慧中，喜書法，懂詩詞，不事鉛黛，鮮有粧扮，這使毛澤東非常的敬慕。一日，毛澤東向她要詩，楊開慧說：「我喜歡詩，但作不好，臨時應酬更寫不出來。去年在長沙時，因和周南女中李一純（後來嫁給李立三，李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，是毛澤東革命路線的死對頭）要好，曾送她兩冊精裝的詩韻，李一純買了兩盆菊花回贈，我曾作過一首詩答謝。她說到這裡，略一沉吟，吟誦道：

「高誼薄雲霞，
溫和德行嘉，
所貽嬌麗菊，
今朝獨開花。
今夜幽思永，
樓台入暮遮。
明年秋色好，
能否至吾家？」

毛澤東用心聽著，小聲重複著，體會詩中的含意，待聽完，他笑著說：

「慧妹！這首詩贈給我不是很合適嗎？這時，她的臉色緋紅，細一回味，確像是一首愛情詩；如頭兩句：

「高誼薄雲霞，
溫和德行嘉。」

東哥不是恰可當此嗎？不是很合適的讚美與敬慕之詞嗎？又如後面兩句：

「所貽嬌麗菊，今朝獨開花。」

這不像是說自己待字閨中，尚未許人麼！她想到這裡臉像火燒一樣，緋紅的雲彩滿佈在潔白的腮頰上，她忙辯白說：

「你不要曲解人家的詩，我對你說過，這是給李一純的。」

「我最喜歡最後兩句：『明年秋色好，能否至吾家』？我答應你，明年菊花盛開時，我一定到府上探望妳！」

「你壞死了！曲解人家的詩意！」她喜不自勝而又嬌羞地啐聲說。

少女情懷總是詩，楊開慧正沉迷於初戀的綺美夢鄉裡。可是，毛澤東在北京的窘困處境，心情卻是複雜的、沉重的；因為他是為打算赴法國求學，參加「勤工儉學」之事來到北京的。

哪知「北京居，大不易。」他在湖南家鄉的父親毛貽昌，勤儉興家，吝嗇成性，不肯多寄錢接濟他，使他在北京的經濟處境，捉襟見肘，十分窘迫。

受盡委屈埋頭苦讀

善解人意的楊開慧，請託其父楊昌濟介紹他到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，當時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錄用了他，每月薪金八塊錢，微薄的工資，勉強度日。當然，沒有閒錢，請楊開慧到北海溜冰，到戲院看電影或

京劇，更不敢進舞廳跳舞了。

毛澤東回憶起這次北京之行，初先是受到當時著名學者蔡元培、吳玉章發起「勤工儉學」運動的影響，以及受到楊昌濟的鼓勵，他和「新民學會」的成員一樣，大家都想去法國半工半讀。

他費了千辛萬苦抵達北京，要到法國求學，必先學法文，哪些決意去法國的學子，都拜北大李石曾教授學習法文。

毛澤東在李石曾開辦的法文補習班旁聽了三天，就打退堂鼓了。一是他的阮囊羞澀，繳不出昂貴的學費。二是他沒有語言天份，講一口濃厚的湖南腔調，連國語都講不好，英文又差勁，更別談學法文了。三是他的年齡比班上同學都大，跟那些十五、六歲到二十歲的小伙子在一起，他顯得十分老大而笨拙。又因他是鄉下佬，土裡土氣；跟那些洋裡洋氣的闊家少爺，恍如兩個世界的人，很不搭調。

再者，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，待遇微薄不講，且地位是十分低下的，他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到圖書館來看報紙、雜誌的人們的名字。當時，北大的男女學生，是天之驕子，趾高氣揚，根本就瞧不起他。不願跟他接近。為了查閱報章雜誌，常把他呼來喚去，頤使氣指，當工友看待。

雖然，在這些來看報紙或雜誌的人們中，他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，像羅家倫、傅斯年、段錫朋等人；他曾主動

找他們攀談，交換一些關於政治的和新文化運動的意見。可是，他們都是忙人，沒耐心聽他的高見，何況他講的是一口濃厚的湖南腔土話。

他飽受窩囊氣，還不死心，利用下班時間，去旁聽北大名教授的功課；由於，他的土氣，高傲的北大師生，常以輕蔑的白眼對待他。

但他仍不氣餒，他參加了北大的哲學會與新聞學會，在會中他認識了陳公博、譚平山、邵飄萍、康白情及張國燾等人。討論問題時，毛澤東很有獨特見解，後來他們發覺他不是北大學生，只是一個低下的圖書館助理員而已，都跟他保持距離，疏遠起來。

毛澤東在北大受盡了委屈，不想再高攀那些名教授及各社團的傑出學生領導人物。於是，他退而求其次，埋頭於圖書館內，閱讀大量的各式各樣的書籍，包括中外古今奇書秘笈；尤其令他感到新鮮的是馬克斯學說。

寧為雞首不為牛後

毛澤東在北京住了五個多月，他憤然決定離開北京，顯然是既匆促又衝動的事。因他身上的錢只夠買票到天津；他甚至未向圖書館館長李大釗遞辭呈，也不曾向器重他的恩師楊昌濟辭行，更沒有向深愛他的楊開慧小姐話別。

據說：他是於當天受夠北大師生的窩囊

氣，獨個兒於蝸居的宿舍內，喝下了一瓶半北方的烈性高粱酒，帶著醉意一氣之下，悄然不辭而別。

因為，毛澤東是一個心高氣傲，自尊心很強，具有先天性叛逆性格的人；他不願長期在北大受氣。他在北大地位低微，待遇菲薄，不受尊重，難有什麼作為。兼之，他又不願參加「勤工儉學」行列赴法國半工半讀；沒有理由再留在北京，不如歸去，免得浪費光陰，虛擲歲月。

但是，毛澤東在湖南家鄉的社會地位，卻大不相同；他是長沙第一師範的高材生，三大才子之一，是青年學生中的佼佼者，學運領袖之一。「寧為雞嘴，不為牛後」，這是他離開大都市的北京，遠離高傲的北大師生的最佳選擇，何況他帶有土氣的鄉巴佬習性，最適宜在鄉村奮鬥，為廣大被剝削的貧苦農民打拚，這才是他的理想工作環境。

鄉土性及草根性強烈的毛澤東，回到長沙、如魚得水、如虎回山、充滿活力、鬥志昂揚。他首先恢復參加「新民學會」的活動，且以全副精神投入，擴大組織，大量吸收新會員。

他當時為維持生活，曾到長沙修業小學擔任歷史課教員，月薪九塊錢；因此，他負責吸收的新會員，大多數是不滿現狀的小學教員。

才子佳人大顯身手

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，北京的學生，尤其北大的學生因對北洋政府的外交失敗，發起了大規模的罷課遊行示威運動。這個波瀾壯觀的愛國運動，不久就擴大到全國各省各界。變為新文化運動，簡稱「五四」運動。

這個學生運動的領導人物，像羅家倫、傅斯年、段錫朋、譚平山、陳公博及邵飄萍等；都是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時認識的，雖然當時他們多瞧不起他，但他卻要有樣學樣。

毛澤東認為他們除了有些人喝過幾天「洋水」，英語和國語比他講得好一點；論國學素修及國文寫作，絕不比他們遜色。他們都可以在北京搞學生運動，一向不服輸的毛澤東，遂決心要在湖南搞一個翻天覆地的學生運動，而且要搞得比北京某些人出色。

毛澤東為響應北京爆發的「五四」學生愛國運動，他立即走下了岳麓山，慶幸他大展身手的機會來了。他迅即召集以「新民學會」為班底的各校代表集會，在會中他用濃濁的湖南腔調發表煽動性的演說；但與會的人反而認為講家鄉話，有親切感，發揮了無比的影响力。一致贊成他的主張：促動各校學生推舉代表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，醞釀罷課及舉行示威遊行。

他在會中，當眾握筆寫了第一張傳單——大字報，傳單的第一句是：「同胞們！起來！」由於，他用的語句鏗鏘有力，具有振聾啟聵的說服力及煽動性。於是，大家照著

他的模式寫傳單，用各校的學生會名義散發出去。在會議中，毛澤東雄辯滔滔的口才，當眾揮毫寫傳單的文采，以及風度翩翩的儀表；深深的吸引住「新民學會」的一位女會友——陶斯咏。（後來成為教育家，曾在上海創辦「立達書院」）

陶斯咏是湖南湘潭縣人，年齡只比毛澤東小一歲；她是當時湖南的三大才女之一，另兩位才女是向警予（其夫是蔡和森）及任培道（一九四九年來台，曾任立法委員）。而毛澤東則是當時湖南三大才子之一，另兩位才子是蕭瑜及蔡和森（即向警予的丈夫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，早期中共領袖之一）。他們六人同是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在長沙教書時的高材生。

毛澤東與生俱來的特殊習性，就是女性愈多的場合，精神就愈振奮，鬥志愈昂揚，才華愈洋溢。毛澤東在才女陶斯咏的鼓勵下，經過不眠不休，日夜奔忙的緊張活動；他們把「五四」運動的青年愛國熱情，從長沙推廣到湖南各地，似較其他任何一省更徹底、更深入；由點而線，由線而面，幾乎全省都動員了起來。六月三日，湖南全省聯合會正式成立，當天就在長沙各校實行罷課。到七月十五日，在毛澤東領導下，已組織成四百多個愛國運動的基層組織——十人團；他擔任「十人團聯合會」總召集人。

白天書坊晚上洞房

在五四運動期間，毛澤東最得意的工作有二：一是他主辦的「湘江評論」，這份依照北京「每周評論」模式，四開一張的周刊，每期一萬二千字，凝結了他最大的勇氣與心力，二是他和陶斯咏合伙在長沙開了一家書店——文化書局；毛澤東爲了這家書局，投入了無比的熱情與精力。

當時，長沙文藝界謔稱：這家書局白天是這兩位才子才女工作的園地，晚上則是他倆加夜班後的「洞房」。他們兩人，年貌相若，一個自命風流才子、一個號稱浪漫佳人，兩情相悅，男歡女愛；在「五四」運動時期的自由戀愛風氣下，他倆很快就將書局當洞房，發生了超友誼關係。

蕭瑜捉姦反被當賊

陶斯咏愛上了毛澤東，最不開心是當時湖南另一位才子蕭瑜（後來曾歷任農礦部次長，北平大學校長及中法大學協會會長等職），他於失戀傷心之餘，仗著喝下三瓶高粱酒的勇氣，醉薰薰地夜闖「文化書局」後院「捉姦」。他破門而入，發現毛、陶二人裸睡蚊帳內，黏貼在一起，怒不可遏，掀帳捉姦。毛澤東警覺性高，從陶斯咏懷中抽身下床，扭住蕭瑜當小偷，飽賞以重拳。蕭瑜不勝酒力，當然不是對手。

「我不是小偷，我是來捉姦的！」蕭瑜於渾身疼痛之餘，忿聲抗辯道：「你們這對姦夫淫婦，居然敢揍我，明天我要上法院按

鈴控告。」

「蕭瑜，你枉有才子之名，毫無法律知識；我跟你既無婚約，你憑什麼身分來捉姦。」陶斯咏用被單遮住下半身，下床指著蕭瑜鼻子碎聲罵道：「我看你是被老酒沖昏了頭，簡直無理取鬧嘛！」

陶斯咏一番話，說得蕭瑜啞口無言。於是，毛澤東趁機打圓場，自找下台階說：

「蕭瑜兄！咱們是同學、同志、又是會友、老友；剛才你進屋又不出聲，我才誤會你是小偷的，我錯打了你，這都是我魯莽，現在我誠懇地向你道歉！」毛澤東說罷，真的畢恭畢敬行了三個鞠躬禮，然後他又說道：「蕭瑜兄！你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，今天的事兒，你如果鬧上法庭，首先是你的立場站不住；醜事外揚，給別人當話柄；其後果，咱們三人今後都甭在湖南混了！」

蕭瑜聽了毛澤東軟硬兼施的話，自悔被愛情和酒精沖昏了腦袋，支吾其詞，手足無措。陶斯咏跟他到底還有一段情，在她的勸哄之下，蕭瑜才頹喪地獨自離去。

怨氣傑作免費宣傳

蕭瑜回家後，自恨「賠了夫人又折兵」，受了這番的窩囊氣，愈想愈不甘心；於是，他趁第二天的黑夜，摸黑前往。此次不是去「捉姦」，而是做了一件自認爲出了一口怨氣的傑作。

因爲，翌晨早起的路人，都發現「文化

書局」的招牌變了樣，「文」字被人塗改成「風」字，赫然成了「風化書局」。而且書局大門上還貼有一首打油詩：

「才子才女，姦夫淫婦；斯文掃地，狗男狗女。合開書局，掛名文化；羊頭狗肉，實傷風化。自謂風流，侈言戀愛；淫穢下流，湘江蒙羞。」

這樁改招牌及貼打油詩的事，雖然及早被毛、陶二人發現，撕下改正，湮滅了證據。但，這件「三角戀愛」的緋聞仍然在湖南文化學界暗中傳開來。

其實，這首打油詩所諷刺與指責的，有一部份也是事實。因該書局銷售的書刊，中外古今皆有，包羅萬象、涵蓋廣泛；比如在我國古典小說方面有：「金瓶梅」、「西廂記」、「紅樓夢」、「鏡花緣」及「兒女英雄傳」。在討論性行爲方面的有：美國金賽博士的「男女性行爲調查研究報告」，英國名著小說：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」，以及性學專家張競生的「性史」及「性藝」等書出售。故以當時的衛道之士看來，稱它叫「風化書局」，亦非無的放矢。

當然，毛澤東喜歡閱讀的雜書，在小說方面如「三國演義」、「東周列國誌」、「封神榜」、「水滸傳」、「西遊記」、「聊齋誌異」、「儒林外史」、「官場現形記」及「二十年來目睹之怪狀」等書，也排列書架上。爲了迎合「五四」運動的時潮，傳播新知，高舉文學革命的旗幟，提倡學術自由

；該書局內陳列的雜誌有：陳獨秀、胡適和李大釗合編的「新青年」及「每週評論」，北大學生創辦的「新潮」等。

在翻譯書籍方面有：馬克斯的「資本論」及「經濟批評論」，列寧的「唯物哲學與經驗的批判哲學」，還有馬爾薩斯的「人口論」、愛因斯坦的「相對論」、梭羅的「不服從論」、史密斯的「國富論」、潘恩的「常識」、馬基維列的「王者論」、史杜伊夫人的「黑奴籲天錄」、赫胥黎的「天演論」及達爾文的「進化論」。

西洋翻譯小說部份則有：托爾斯泰的「戰爭與和平」、小仲馬的「茶花女」、奧斯汀的「傲慢與偏見」、愛彌兒的「咆哮山莊」、及巴爾札克的「高老頭」等。故此，那首打油詩反而給毛、陶合開的書局作了免費宣傳，求知欲強烈的男女青年，爭往選購；無論文化的與風化的書刊，均十分暢銷，這是他倆人始料未及，喜出望外。

湘江評論幸未蒙羞

至於，這首打油詩的末句「湘江蒙羞」的「湘江」，是指毛澤東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七日創刊發行的一個周刊，他在創刊詞中談到打倒強權的方法說：「……我們主張打倒強權，如何打倒的方法則有二說：一是急烈的，二是溫和的。兩樣方法，我們應有一番選擇。……用強權打倒強權，結果仍然得到強權，不但自相矛盾，並且毫無效力。」

「因此，我們主張用和平的，溫和的方法：所以，我們的見解，在學術方面，主張徹底研究，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的束縛，要呼著甚麼是真理？」

「在對人的方面，主張群眾聯合，向強權者作持續的『忠告運動』，實行『呼聲革命』——麵包的呼聲，自由的呼聲，平等的呼聲——無血的革命；不主張起大擾亂，行那沒效果的『炸彈革命』及『有血革命』：……可見，當時毛澤東的思想是反對階級革命，反對流血革命，反對農工暴動，反對「槍桿子出政權。」

「湘江評論」的論調很受青年學生的歡迎，銷路從二千份增到七千多份。

書局招牌上貼的「打油詩」中所指「湘江蒙羞」；無非是說明「湘江評論」是一份很有內容、很受歡迎的周刊；卻因毛澤東和陶斯咏亂搞男女關係，殃及池魚，惋惜這份周刊也遭到波及，聲譽受到嚴重的損失。另是指湖南人也跟著蒙羞，因湖南有河名湘水，泛稱湘江之故。其實，在哪个「五四」運動時期，男女青年倡言「打倒孔家店」，唾棄父母包辦的封建式的婚姻，高呼婚姻自主及戀愛自由。

毛、陶二人皆未婚配，他倆的戀愛行為，干卿底事？最多視為毛、陶、蕭三人間的「三角習題」、爭風吃醋而已。故此，對於「湘江評論」，並沒受到什麼「蒙羞」的後果；反而增加了銷路。

工作愛情糾葛叢生

正當毛澤東意氣風發，工作與愛情都稱心如意的時候；突然晴天霹靂，發生了兩件大事：使他的工作環境，橫生枝節，飽受迫害；使他的愛情生活，醋海興波，糾葛叢生。一是他辦的「湘江評論」的言論，太偏激，太尖銳又太過火，以致開罪了當時北洋政府派駐長沙的湖南省督軍張敬堯，一怒之下，竟然派兵把它查封了。

二是他在北京的愛人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，突然病死，她伴隨家人扶靈回到長沙。

這兩件事情攪在一起，湘江評論迫使毛澤東捲入「驅張」的政治鬥爭漩渦，五路撤救兵，在外飄泊了七個月。愛人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病死，使他已夠複雜的感情生活，治絲益勞，由三角變成了多角，無異作繭自縛，卻叫旁觀者看得眼花撩亂。

當時的毛澤東，在政治上受到軍閥的迫害；在感情上，遭到愛人與情敵的圍剿；雙重的圍困，心情十分痛苦，為了工作，為了愛情，他疲於奔命，如何突圍脫身？毛澤東所遭遇到的將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考驗！毛澤東畢竟是個非凡的人物，極力突破雙重的圍困，他在愛情方面到處留情之外，更演出一件和楊開慧轟轟烈烈的戀愛故事，在政治上不屈不撓的從事革命鬥爭，冒險犯難，三十年後搞成所謂的新政協，建立了震驚世界的紅色中國大陸政權，詳情請細看以下各篇章逐一解析。（未完待續）